

三遊柏林記

陳克誠

湖北黃陂陳克誠先生，早歲自中央大學畢業後，於三十六年前赴德深造，獲柏林工科大学工學博士，返國後迭任武漢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來台後任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桃李滿天下，學驗闔富，多年來歷次應聘赴美國、西德等國考察、講學，今歲又有三十六年後柏林之遊，承以三十六年來三度柏林之旅所見所聞，撰寫「三遊柏林記」交由中外雜誌獨家發表，三十六年來世事如棋，白雲蒼狗，三百年古都柏林之變遷尤速，因此這是一篇彌足珍貴的篇章。

編者謹註

在過去三十六年中，我曾四度遊歷歐洲，除一九五六年任丹麥開會的一次，因國內職務的關係，時間迫促，未及到柏林外，其餘三次，均曾到柏林觀光或居住：第一次，一九三六年三月赴德留學，在柏林住了四年半；第二次，一九四七年九月，出席在荷蘭海牙的世界動力會議之後，曾到柏林住了一星期；本年暑假，在歐洲作休假期旅行，於赴明與參觀二十屆世運會的前夕，第三次到柏林住了五天。每次到柏林的時間間隔，均約在十年左右，而柏林的情況，則每次大不相同，真是不勝今昔之感，爰作三遊記。

柏林故都本來面目

柏林是一個三百年以上的古都。曾經是普羅

斯國王的皇宅居所；德意志帝國的首都。歷經 Friedrich 第一，第二，及俾斯麥的銳意經營，以及一九二〇年的大柏林計劃，使柏林在戰前，不僅為德國政治文化經濟的重心，且為中歐的鐵路中心，歐洲的藝術中心，世界的第四大城市。最為特別的，柏林是兩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首都，等於是大戰期間的神經中樞。

除去在歷史上政治上的地位以外，柏林的天然條件，亦可謂得天獨厚。所謂大柏林計劃的面積，計有九百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一的面積為河面。計橫貫東西的有 Spree 河，縱貫南北的有 Havel（易北河的支流）河。有湖面。計有 Wannsee 及 Nickolasee 等湖水；有森林，為 Grunewald，有大公園。計 Tiergarten 及

Zoologischer Garten 等，以及無數的小公園，可稱為綠化城市，水木柏林。

除去天然環境以外，在第二次大戰以前的柏林，亦為德國的工業重鎮。綜合的說：德國的電氣工業，集中在柏林的，佔50%以上；印刷藝術，佔30%以上；精密機械及光學佔25%以上；機械工業佔15%以上，服裝工業佔85%以上。其重要性可以想見。

在教育學術方面，有馳譽世界的柏林大學及工業大學，學生在四萬人以上，有凱撒威廉科學研究院，不僅人才輩出如在藝術方面，有收藏豐富的各種博物館；有享譽歐陸的 Philharmonie 音樂；有多達五十餘所的大小戲院，號稱戲院之家。

卅年前學生生活

在中學時代，因受了幾位留德老師及校友，如胡庶華先生等的影響，對於德國學生生活，已經在心嚮往之；到了大學時期便因為水利大師李儀禮先生的榜樣，似乎要學水利工程，有非到德國不可之勢。於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九日，我第一次到了柏林。下車後即見到到處飄揚德國的國旗，我當時非常驚奇的，何以德國也紀念我們的青年節？後經查詢，原來德國於是日開始進軍萊西河區，（第一次大戰及凡爾賽和約規定，不准德國在該區駐軍）因此特別懸旗誌慶，但對我這位初臨的遠客，印象特深，永遠不會忘記。

柏林的天然環境，更是水木清幽；街道亦整齊清潔。同時氣候宜人，除冬季略冷外，全年平均溫度不過華氏四十九度，從無酷暑，真是讀書的好地方。加之德國教育制度，着重自由研究。學生選課註冊後，可以自由上課，亦可以自由的不上課。有的在圖書館自行研讀；有的在外面担任工作。悉聽尊便，學校絕不過問。不過你如果要參加考試，則大學生必須完成教授指定的工作；研究生必須完成指定的論文，然後與教授約定時間給予口試。（大學生必須參加筆試）平時則無月考，期考等規定亦無修業年限的限制。學生可就與之所在，或經濟環境，自行計劃修業的年限。除此以外，德國對於各級學生，更是多方優待。中小學生，不僅不收學費，且免費供應書籍，大學生只繳選課費，不繳學費。學生負擔很輕。在交通與娛樂方面，對學生只收半價或僅十分之

一、二。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代，學生月票只收六馬克，可以坐高架電車，在市區或郊區，到處旅行，既便宜又方便。週末郊遊之處更多；可以到公園散步；可以到湖中游泳或划船；可以到郊外野餐；可以到名勝區訪古；可以到工廠或工地參觀。所以柏林的學生生活，是多采多姿，真可說是悠哉遊哉，得其所哉。

二次戰後面目全非

第二次大戰結束，柏林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被美蘇英法聯軍佔領，將全城分為四個佔領區。我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荷蘭海牙參加世界動力會議并會同各國代表到北歐瑞典、挪威、丹麥等國參觀以後，偕同經濟部資委會的代表折返德國，經由漢堡赴柏林停留一周的時間。

那時德國戰敗不久，到處破瓦頽垣，幾無一片乾淨土。火車車輛是破的；街車更是殘缺不全，有的門窗都是破的。到柏林的第一難題，是要經過俄國佔領區。由漢堡到俄國佔領區的交界處Schwantheide車站，所有德國人無論男女老幼一律須下車接受檢查。檢查的時間，長達兩小時以上。因為中國為勝利國，我們三位中國人，無需下車，也不受檢查，只是在車廂內坐待，俟檢查工作完畢後，車子才能開動。由柏林出境時，在交界處Griebnitzsee又停二小時作同樣的檢查，車子才能開出。

到了柏林以後，找不到可以居住的旅館，經過幾小時的試探找到了一家私人住宅。問房東太太每日房租多少，她說只要兩支美國紙烟就行了。

住的問題解決之後又發生食的問題。德國飯店，沒有東西可吃。有許多人自帶麵包，到飯館去，吃點湯水以充饑渴。但是湯水不僅色惡，而且不知是鹹是酸，簡直無法下嚥，我們只有找到美國飯館或中國飯館，才得到解決。

那時期的柏林，只分四個佔領區，由聯軍管制委員會統治，并無東西區之阻隔。蘇管區亦可自由出入，不過大家均有戒心，只在白天去走一次，馬上出來。但普遍的現象，到處破壞不堪，沒有什麼可看的。我們以弔場的心情，各處走了一遍。因為我讀書的實驗室，即位於Tiergarten之內，特地先去看看，才發現過去的樹木，已一根看不到。據說戰後第一年的冬天，大家砍伐了作為取暖之燃料。到了實驗室，房屋雖破，大體還存在，但是到裏面訪問過去的友人，一個也找不到，有的已老死，有的已戰死，真是訪舊半為鬼了。看到的第二個地方，就是希特拉的辦公地點，雖然破壞很多，但其辦公室旁邊的防空洞（Bunker）則仍然完好，只是內面盡是集水而已。據說希特拉即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前一、二日，在這一防空洞內自殺的。死前遺囑，由宣傳部，戈伯氏將其屍身焚化。戈氏奉命執行後，然後全家自殺。防空洞在庭院之內，院中有一混凝土地面，其上顯出焚燒後的黑跡，傳說即為焚屍之處，是否確實可靠，無人能加以證實。次一訪問的地點，是我的母校柏林工業大學，也是不得要領，有的教授已退休，有的則已離開柏林，轉就他職。最後遇到一位職員相告：舊日一位水電權威教授Judin氏的住址。我們乃按址前

往拜訪。Judin 先生穿着一雙艸鞋，親自出來開門——這是以前德國教授很少有的。平時的教授，不僅帶豐履厚，而且教授接見來賓，必須事前約好，去時先由女祕書開門延入會客室，然後再請教授出來相見。我們向 Judin 教授說明來意後，他向詢問動力會議的情形後，然後談到中國水電發展的問題，隨即出示其所收集的長江三峽水電計劃的資料，并問及發展情形，我們三人中有兩位是與這一計劃有關的（一位為資委會代表，而我則代表水利部）即將當時準備的實際情形相告，Judin 傾聽之下，似乎很高興，希望早觀厥成。至關於德國當時的情況，大家心裏有數，彼此避免談到。不料我們返國後，不到一年，大陸撤退，我們的三峽計劃，也就無法進行了。

世運前夕柏林一瞥

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柏林一度被封鎖；一九五三年六月，柏林發生一次暴亂；一九六一年八月東西柏林之間增加一道隔牆，這一連串的演變，使柏林地位，更形特殊，引起了我第三次訪問柏林的動機，也可說是訪舊，也可以說是好奇。

本年八月，在前往明與參觀世界運動會以前，我偕同內子程崇道博士由漢堡出發，仍乘火車，先到柏林一行。這次情形，與前兩次略有不同。先說到柏林之路。

現在到柏林，空中交通非常方便。我們想知道地面真實情況，決定仍乘火車前往。由漢堡出發，車行約二十分鐘，即到東德邊界，停車約二

十分鐘，由東德人員上車檢查獲照，即行開車；到達柏林前三十分鐘，到東德與柏林交界處，又停車約二十分鐘，即運開柏林動物園總車站。這次行程較之十五年前，當然大有改善。德國旅客不必下車受檢查，外國旅客也不必等待太久。不過與以前相同的是：漢堡到柏林的中間許多車站，形同虛設。換言之，只有由漢堡上車，柏林下車的人，反之亦然。中間無人上下。在各中間車站上，也很少有人工作，房子多是舊的。間或可以見到些政治性的標語，沒有一張廣告，車道兩旁，田地還算整齊，不過新建建築物很少。機械工具都很舊，行人也很少，與今日西德的繁榮情形相比，是大有遜色的。

談到柏林現況，真是一言難盡。簡單的說，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柏林可算是世界上少有的特殊城市。在法律上說，柏林仍然是四強的佔領區；名義上仍為德國的首都；但事實上柏林為在赤色地區的一個孤島。島又分為東西兩部分：西柏林算是西德的一部分，接受西德財政上的補助；東柏林屬於東德的一部分，且號稱為東德的首都。兩個柏林，各以不同的方式，在政經文化各方面，分道揚鑣的各謀發展。不僅有兩個市政府，兩個自來水廠，兩個電話網，兩個電力廠兩個煤氣廠；兩個衛生工程系統；兩處飛機場（事實上西柏林有兩機場：一為 Tegel，專供海外交通之用；一為 Tempelhof 專供內地飛行之用。東柏林的飛機場在 Schoenefeld）而且兩邊民衆，各有不同的心情與幻想。

就地理而言，東柏林為真正柏林的老城市；

西柏林為原來柏林的郊區（面積約佔 31 平方公里）中間以過去的凱旋門（Brandenburgs gate）為分界凱旋門屬於東柏林。（現在則以牆為界）門以東為著名的菩提大道；門以西，現稱為『六月十七路』，以紀念一九五三年柏林暴動之地。六月十七路以西，則為俾斯麥路。凱旋門過去為勝利的象徵。現在成為圍牆的重點，更為觀光人士必遊之地。西柏林市政府特在門西建造一木台，以供觀望東柏林之用。東柏林在菩提大街兩旁新的建築不少，狀似繁榮，惟在夜晚九時以後則不見燈火，行人稀少。

西柏林的西邊，以 Havel 河與東德為界。其控制點為河上的 Glienicker 橋。大家不甚注意，觀光的人較少。

西柏林不僅另外形成一新的市中心，而且形成新的科學，文化中心。有其新的都市計劃，不過所有的計劃，都是以整個柏林為目標。德國人念念不忘的是：終有一天，東西柏林必將合而為一的。新的住宅與工業區完全分開。每一住宅均有陽台，落地窗，中心管制的暖氣設備（因氣候關係柏林住宅沒有冷氣設備）停車間以及草坪。住宅區并與主要交通路遠離，以避免噪音。每一大住宅區，并有兒童遊樂場。

交通方面，東西柏林之間，沒有統一的管理機關。西柏林的公共交通以地下道及公共汽車為主。過去最負盛名的高架電車道，因其總車站位於東柏林，不行駛於西柏林。（只有兩小段經過西柏林，因為由東柏林管制，上車換車的麻煩以及幣制的關係，很少西柏林人搭乘）

教育方面：原有的柏林大學，位於東柏林範圍以內。現在西柏林區內，只有仍在原址的工業大學及於一九四八年在Dahlem區新成立的自由大學。共有學生約三萬五千人。工業大學房屋修整一新，內容亦增加新的設備不少。只是外表為一新的大玻璃建築物，完全失去了本來面目了。自由大學的校舍是以原有的凱撒威廉研究院為基礎。該研究院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一九四八年改為max Planck 研究院，用以紀念德國量子物理學家（德國的兩馬克的硬幣，即為Planck的像）。自由大學現有教育、社會、經濟、音樂、視聽教育等科系，另有醫藥研究中心，及科學研究院。比較特殊的有一美國研究所，其新建建築物為美國福特基金會所捐贈。

西柏林的工業雖日在擴展之中在二百二十萬居民中約有一百萬人工作於十萬所工廠中。但因其環境特殊，有兩大基本的缺點：①缺乏原料：因柏林本身成一孤島，已失去自由的腹地。故其工業重點，偏重於製造業（Processing）之發展，例如電子工業，機械工業及服裝工業等；②人力的新陳代謝問題：一般的說，柏林以老年人較多。多數工作人員，尤其是主管，漸漸接近退休年龄。近年來，已形成一種政策：即吸引青年工作人員。而陞遷機會，似乎成爲吸引青年的一種號召力量。

以上僅就西柏林一般情形，略述觀感。下文擬再將這次所看到的新舊建築物摘要介紹：

①凱撒威廉（第一）紀念教堂，位於柏林著名Kurfurstendamm（即中國大使館所在）大街

上。建造於一八九五年，教堂之頂有一高達207呎的鐘塔。該教堂毀於戰時，於一九六一年加以重建，但塔的殘破狀態，特別予以保留，以示不忘戰禍之意。新建部分爲禮拜堂，小鐘塔以及休息室等。一九六五年開幕的歐洲中心，亦位於此處，爲今日西柏林最大的商業中心。最大的百貨公司及餐館所在。——最大的中國飯館（泰東）亦在其中。

②一九三六年爲第十一次世運會所建的會場，雖被破壞。已完全修復，面積達123公頃，可容十萬觀衆。主要場所爲：跑馬道，游泳池，棍球場（Hockey Stadium）網球場及露天劇場等。現在每日下午爲柏林人士遊樂場所之一。

③Charlottenburg 皇宮。這裏是Friedrich 第一的皇后（Sophie Charlotte）的住宅。這位皇后在德國有「哲學女王」的雅號，生前最喜歡這一住所。戰時破壞甚多，現在均已修復。宮內有歷史館，國家畫廊收藏十九世紀廿世紀的名畫數百幅以及一埃及博物館。現在Potsdam屬於東德的。這一皇宮，是在西柏林可以看到的普魯斯王國的唯一一陳跡了。

④Philharmonie 新廈。一九四八年以後，柏林在政治上雖有東西之分，但仍爲德國人士文化集會場所；但自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建造圍牆以後，文化及其他方面各種活動，完全隔絕。所以西柏林參議會開始新的建設計劃，以建設新的科學，文化城市爲目標，於一九六三年完成新的音樂廳 Philharmonie，柏林的 Orchestra，即演奏其中。可惜因暑期休假，我們未能欣賞，只參觀其特殊建築而已。

萊茵河畔一段佳話

我第一次到柏林，中德邦交正常，我們有大使館；第二次到柏林，我們亦有軍事代表團。這次到柏林，大使館人去樓空，代表團亦早已撤消。只有一位新聞代表宋鳳恩先生。宋先生爲留德學長，雖曾同時在柏林，但聞名而未見面。這次初次相逢，暢談甚歡。宋先生名義上雖爲新聞代表，事實上是柏林留學生的家長僑胞的保護人。大家稱之爲義務大使。國內任何公私團體或私人到了柏林，一定向他請教，所以他的生活是席不暇暖非常忙碌，我們這次到柏林之日正逢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籌備海外商展，無論會場佈置或工作人員的接待，都少不了這位「大使」。宋兄雖然是學工程的，居然是外交能手，應付裕如，可算是多才多藝。另外一位在柏林居了三十七年的老友，是曾經獲得柏林大學教育哲學及經濟學雙料博士的蕭雲來兄。蕭兄與一位德國女士結婚。現有三位公子及一位女公子，不僅命名爲天開、天聰、天恩及天諾的中國名字，而且兩度送其二、三兩公子回台學習中文。蕭兄曾任職中國軍事代表團。代表團撤消以後乃在柏林最大的一家中國飯館作經理，經過二十年的磨練，現在不僅爲最大飯館泰東的主人，而且在柏林、科倫及Dusseldorf三處，擁有四個餐館之多。蕭兄不僅好客而且熱心國事。其中國文字修養極深。這次晤談數日，他出示一位在科倫大學任教的張吳教授撰贈一首詩，特爲錄下，以作海外文人佳話。

楚漢宮春，向萊茵河畔，別見衡廬。哥崙閣

市深處，地佔優殊。泰山拱斗，東方三博士聯裾。（指蕭博士及姚谷亦，王仁駒兩位博士）聞香遠，龍希鳳饌，我能飲一杯無？遙想華燭初上，車騎馬龍，紅粉當爐。谷翁坐覽春色，羨煞殘儒。

。幾時修禊，飲流觴，共醉相如。飲食者民之天也，旨哉古聖賢書。
我讀完這首詞以後，也寫了兩首七絕贈送蕭兄，特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束。

其一：叔度汪汪憶少年，三晤柏林感萬千。喜得故人百無恙，陶朱事業邁前賢。
其二：哲經兩博士無雙，少年同學數君強。縱飲暢談見高誼，今日柏林一盃嘗。

編輯報告

編者

△謝壽康博士為我國首任駐教廷公使，大使，尤為中西同仰，蜚聲世界之學術界祭酒，距今四十七年前即由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劇院公演其五幕劇「李碎玉」，盛況一時，歷久不衰，為有史以來我國戲劇在國外公演之始。謝博士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即已出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長，今歲欣逢謝博士八十大壽。承他特撰「李碎玉在北京」一文交由中外雜誌獨家發表，敢請讀者特別注意。

△前聯勤總部政治部主任祝樞壽先生，又為中外特撰「河洛搜奇錄」一文，將他于役中州，暢遊河洛的許多見聞與感受，毫無保留的寫了出來。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由此一語，即可知黃河、洛水間古蹟之多，名勝之衆，實令人悠然神往。讀祝先生大作，將可使讀者獲得喜出望外之收穫。

△萬墨林先生的「滬上往事」，波瀾壯闊，筆法細膩，越寫越精采，越來越受各界讀者

的重視。這一期他寫到汪精衛偽組織開鑼後後的內幕。日本政要、特務、和羣奸面目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揭破了隱秘多年的謎團，使此一中華民族最大敗類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的賣國罪行，和盤托出，一覽無遺，大有照妖鏡下無從遁形之慨，值得一讀再讀，反復玩味。
章君毅先生的「段祺瑞傳」，揭開民初政壇許多珍聞秘笈。段祺瑞的一生，實為北洋軍閥史中最重要的部份，極富史料價值，幸請讀者注意及之。

丘逢甲先生的一生，洋溢著愛國情操，民族氣節。甲午之敗，乙未割台，丘氏領導同胞抗日。寶島各地，義旗之舉，如風起雲湧，這一段轟轟烈烈，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中華民族壯麗史詩，出諸馮國璋先生的筆下，自是本期中外雜誌的一大貢獻。

△名學人，台大土木系主任陳克誠教授，在三十六年中，曾經三遊柏林。三次遊程，見

到了柏林三種不同的面貌，由古都而廢墟，由廢墟而重建與盛繁榮的現代都會。俗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但在陳克誠教授敏銳的觀察，和刻劃入微的描寫下，却使我們能在神遊柏林三種不同的景色之外，又復深切體會歷史之興衰，潮流之嬗遞。陳教授這一篇力作確實是具有深意的。

△王成聖教授搜集了積篋盈筐的珍貴資料，用嚴謹的態度，流暢的筆法，寫成了我國現代史上一位傳奇人物，開國元勳的傳記「于右任傳」。「于右任傳」是一部人人必讀，尤其青少年讀者不可不熟讀的教品勵志，最富教育意義的好書，因此編者在本期的「編輯報告」中，特別加以強調。

△本期編校完竣，即將付印之際，又收到司法院院長田炯錦博士親撰「四十年來我的回憶之七：陝豫巡察」，以及國大代表韓克溫先生所撰「西北變色前後」等佳作，均將於元月號刊出，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本期稿擠，張或弛先生大作「末代狀元三角愛」延下期（元月號）刊出敬請讀者鑒諒。